

德宗遺事

新城王樹枏

德宗在位三十餘載遭際不辰徒擁虛位無日不在危懼之中余老友王小航照每道其事輒流涕不止一日園亭小坐薄酒微醺余屬小航口述其事余爲一一筆記此皆寔錄所不敢言者錄之以補史之闕焉

其一

醇賢親王墓道前有白果樹一株其樹八九合抱高數十丈蓋萬年之物英年諂事太后謂皇家風水全被此支占去請伐之以利本支太后大喜然未敢輕動因奏聞於德宗德宗大怒並嚴勅曰爾等誰敢伐此樹者請先砍我頭乃又求太后太后堅執益烈相持月餘一日上退朝聞內侍言太后於黎明帶內務府人往賢王園寢矣上亟命駕出城奔至紅山口於

輿中號咷大哭因往時到此即遙見亭亭如蓋之白
果樹今已無之也連哭二十里至園太后已去樹身
倒臥數百人方斫其根周環十餘丈挖成大池以千
餘袋石灰沃水灌其根慮其復生芽蘖也諸臣奏云
太后親執斧先砍三下始令諸人伐之故不敢違也
上無語步行繞墓三匝頓足拭淚而歸此光緒二十
二年事也二十六年英年因庇拳匪斬於西安二十

八年壬寅春余潛伏湯山詭稱趙舉人每日出游各村皆以趙先生爲佳客一日短衣草笠漫漭而西過醇賢親王墓道山下與村夫野老負曝談及白果樹事各道見聞相與歛歛村人並言挖根時出大小蛇數百千條蛇身大者徑尺餘長數丈僉曰義和團即蛇之轉世報讐者小航謂當日之很戾伐樹用心實同巫蠱長舌之毒乃最大之蛇也樹枿案醇親王之

後相繼爲皇帝者已傳兩代皆太后所親立不類如此之忌害果何意也

醇賢親王之掌海軍衙門也太后提用籌備海軍之

積欸以大興土木王不敢違

甲午致敗之由

及王赴烟臺閱海

軍懿旨賜乘杏黃轎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請派李連英偕往出京後每見文武各員皆命連英隨見王意在避本生擅權之嫌也而連英怵於安德海之

禍布韡布衣每日手執王之長桿烟筒皮烟荷包侍立裝烟退則入王之爽室中不見一人時直魯兩省卑鄙官員欲乘機逢迎大總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與連英皆一介不取而歸王大贊賞之此一事足以見一主一奴皆恭謹畏禍夫死後之白果樹尙不容況生前之杏黃轎哉王之知幾其聖矣乎

其二

隆裕胞妹爲貝勒載澍妻載澍者景皇之嫡堂弟顯
皇之胞姪孚郡王之子成皇之孫也當隆裕不禮皇
上之日澍妻亦作獅吼澍與爭而桂祥妻

桂祥慈禧之弟
隆裕之父也

來責孚王福晉曰爾子欺吾女爾何以不管福晉曰
彼小夫妻房中口角你我作老人的何必干預祥妻
怒曰你既不管以後可莫再管登輿去譖諸太后太
后召恭王欲致死澍恭王苦求始允從輕褫爵奪府

杖一百永遠禁宗人府獄明發上諭謂澍忤逆不孝
恭王遵諭回軍機處擬旨面青手顫久不能語從來
宗人府行杖但舉杖作虛勢口呼一二三四而已及
杖澍桂祥妻遣人監之言杖不力則復奏澍受杖流
血昏暈及入獄藍綢單褲粘於血肉脫不能下太福
晉避居孚王墓地小屋獄中不許人入視惟有兩餐
糙米飯澍無一錢某司官亦宗室也商諸同僚醵金

每月三兩密託禁卒供澍茶點及庚子洋兵放獄澍
往從太福晉於墓地遂家焉某司官言澍貝勒加罪
之重乃所以震嚇皇上故恭王當日之顫不僅痛胞
弟孚王之斬祀也庚子團匪彌漫之日守西陵貝子
奕謨告逃難至西陵之齊令辰曰我有兩語咳括十
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載
漪謀篡謨貝子成皇之胞姪也

其三

十

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爲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
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爲家務之爭故以余個人之
見若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
之志可由屈而爲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爲也

英之

維多利亞即嗜財英人讓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爭
賣缺之故此等內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

此策曾

於余之第一奏摺顯揭之亦屢向南海勸以此旨而

南海爲張蔭桓所蔽堅執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爲萬不可造就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託

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

子靜名致靖瑩甫子靜次子仁鏡也

分兩次勸余

往聶功亭處先徵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迨至召袁之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揜耳盜鈴敗局已定矣世人或議世凱負心殊不知即召聶召董亦無不敗

倘余往聶處則洩漏愈速余知之稔故決不爲也

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爾如此怕事
 乃是爲身家計也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圖報尙爲身
 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我以爲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
 安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後乃知往小站徵袁同意
 者爲子靜之姪義甫
義甫名仁錄
 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
 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
某太史今之大偉人
 所徵得者摸稜語

耳夫以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摸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其四

戊戌八月變後太后即擬廢立宣言上將病不起令太醫捏造脈案徧示內外各官署並送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各使偵知其意會議薦西醫入診拒之不可榮祿兼掌外務自知弄巧成拙又嘗以私意陰示劉

忠誠公忠誠復書曰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坤一爲國謀者以此爲公謀者亦以此榮祿悚然變
計於是密諫太后得暫不動

其五

榮祿已屈於正義而前此與謀之徐桐剛毅等仍與
崇綺載漪陰畫進行之策崇綺者痛心於毅皇后之
事自以爲忠於毅帝

就同治十三年當時言立景帝誠爲不當然既
已立矣崇綺亦臣之二十餘年矣譬如宋太宗

末年有老臣出而革太宗之命自以爲忠於太祖可乎且景帝之立非景帝自欲篡奪是爲毅帝之愛弟非毅帝之讐敵也毅帝有靈能不視崇綺爲賊乎

載漪者惇王長子夙以兩次不得承大統爲憾久已謀爲不軌暗結團匪已亥冬裕祿在直隸毓賢在山西西北五省皆已安插同黨載漪之胞弟載瀾爲京師步軍統領內外布置已就於是徐桐崇綺擬就內外大臣聯名籲請廢立奏稿先密請太前一閱太后可之諭曰你兩人須先同榮祿商定是時榮總統董馬

張聶袁五軍勢最大也二人往見榮口稱太后旨意
以此稿示爾榮相接稿甫閱摺由以手捧腹大叫曰
啊呀這肚子到底不容啊適纔我正在茅廁瀉痢未
終聞二公來有要事提褲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畢
踉蹌奔入良久不出天正嚴寒二人納稿於袖移座
圍鑪及出曰適纔未看明何事今請一看復接稿閱
數行急捲而納諸鑪中以銅筋撥之燄騰起口中呼

曰我不敢看哪

好榮祿徐桐不知愧可謂悍賊榮祿是年曾與高陽李符曾言皇上性暴內實忠厚太后心很令人不測

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閱過奉懿旨命爾閱看何敢如此榮相曰我知太后不願作此事二人言實出太后之意榮相曰我即入見果係太后之意我一人認罪二人怏怏而去榮相見太后痛哭碰頭言各國皆稱皇上爲主非臣等口辯所能解釋倘行此事老佛爺的官司輸了老佛爺辛苦數十年完全名譽各國